

# 許衡著述版本考

許紅霞

## 內容提要

許衡一生著述頗豐，歷代所流傳的許衡著作名目繁多，每種著作又各有自己的編排特點和源流。本文以時間為序，對元、明、清歷代所出現的許衡著作的各種傳本加以考述，並說明其流傳源流及今存情況，同時指出誤傳為許衡著作的錯誤，以便今後進一步對許衡著作進行整理研究。

許衡是元代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學家，他的很多思想觀點對我們今天從事各行各業的人們無不具有啟迪和借鑒作用。我們要學習和研究許衡的思想，他的著作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而許衡的著作大都由後人整理重編，版本較多，各種版本的書名、卷數也不大相同，記載內容互有多寡出入，情況非常複雜。為了更好地瞭解研究許衡，筆者對許衡著作的流傳與今存情況作了一些考察，現考述如下。

## 一、許衡著作元代傳本的刊刻流傳情況

### (一)《魯齋遺書》

許衡著作的最早刻本當是元大德十年（1306）刻本。今存大德九年十月眉山楊學文《魯齋遺書序》云：

……中齋蘇公來牧安成，既以先生《大學撮要》鈔梓，暇日復出遺稿，為天下公器，將廣其傳，使寰海內外之民，欣睹聖朝文物之盛，其于後世修齊治平之道豈小補哉？<sup>1</sup>

明代蘇州劉昌，成化初提學中州，編刻《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其中許衡的著作，就是根據此本“重加訂定”而成的。據他所言，“《遺書》六卷，大德十年安成尹蘇顯忠刻梓”，則“中齋蘇公”名顯忠，做過安成尹，其他生平事蹟未詳。此《魯齋遺書》是根據許衡遺稿，在蘇顯忠的主持下於大德十年刊刻而成的，共有六卷。它在元代應該是廣為流傳的，如元蘇天爵曾寫有《題魯齋先生遺書後》云：

嗚呼！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尚乎？沈淪於言語文字者，常背馳于聖賢之道；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絕乎？捨棄夫言語文字者，又何以求聖賢之心？自洙泗伊洛之教行，蓋未有絕此而不習以從事於空無所援者。而世不察，皆曰：言語文字，末也，此不足治也。曾不知千載而下，去聖益遠，舍此吾何從而求哉？乃曰：吾惟躬行云爾。嗚呼！吾未聞學之不博而有以為致思之地者；吾未聞言之不久而可以傳精微於久遠者。魯齋先生非篤學力行君子歟？平生蓋未嘗為言語文字者。今先生遠矣，學者不可得而見矣。幸有《遺書》六卷者在，猶得見其彷彿焉。不然，百世之下，先生之學，何自而見也耶？<sup>2</sup>

他主張既不要沉淪於言語文字，也不要捨棄言語文字，並慶幸因有《魯齋遺書》六卷傳世，才使後人得以瞭解許衡之學。又明《文淵閣書目》卷四黃字號第二廚性理類兩次著錄“《魯齋遺書》一部一冊，完全”；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子部儒家類也著錄“《魯齋遺書》六卷”，或許即此大德十年刻本。另《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十一著錄《魯齋遺書》一函二冊，稱“書六卷，分奏議、雜著、書簡、詩章、樂府、編年歌括，前有大德九年楊學文序，附錄謚告、像贊、神道碑”。此本有清季振宜藏書印，乃泰興季氏藏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稱此本為元刊本。此本今未見。而《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二也著錄《魯齋遺書》

六卷，並明確地標為“元刊本”，在書名下解題云：

……此乃大德九年刊本，前有楊學文序及大德元年贈諡詔，內翰王文秉贊。卷一奏議；卷二卷三無總目，自《讀易私言》至《答丞相問大學明明德》凡五篇，皆論學之文；卷四雜著；卷五書簡；卷六詩章、樂府、編年歌括。分卷與明刊本絕異。卷一後有題識二行云：‘右數段皆非全文，偶見別紙草稿，今附錄於此。’是則魯齋集以此本為最初矣。後有歐陽圭齋所作神道碑一篇。……卷末有‘嘉靖己丑八月朔日至樂齋重裝’一行。卷首有王季子至樂齋印朱記。

國家圖書館現存有《魯齋遺書》六卷，四冊，該館標為“明成化十年（1474）倪顥刻本”，筆者閱讀了該書的縮微膠片，書中內容與《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載基本相同，編排次序也相同，只有兩點不同。一是此書卷二、卷三也有總目，並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云“無總目”，卷二的總目是《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撰著說》、《論陰陽消長》三部分內容；卷三的總目是《小學大義》、《對小大學問》、《答丞相問大學明明德》三部分內容。第二點不同是此本卷末並未見有“嘉靖己丑八月朔日至樂齋重裝”一行字，而在卷末附《神道碑》文後隔行有“右許魯齋遺書 正德八年癸酉七月廿四日收時寓雲林山居”手寫體字兩行。此本卷首楊學文序為大字手寫體，字體古樸，每半頁六行，行十二字。四周雙邊，有界欄，黑口，有上、中、下三魚尾，上、中二魚尾方向朝下，下魚尾方向朝上。上、中魚尾間寫“遺書序”三字，中、下魚尾間模糊不清，應是頁碼。其他部分（包括大德元年贈諡詔、內翰王文秉作先生真贊、目錄、正文）都是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有界欄，黑口。贈諡詔部分版心為上下雙魚尾，魚尾方向相對，兩魚尾中間寫“魯齋詔”，下魚尾下寫頁碼；真贊部分也是上下雙魚尾，但魚尾方向一致朝下，兩魚尾間寫“魯齋”二字，下魚尾下寫頁碼。目錄與正文部分的魚尾，與楊學文序的部分相同，也是三魚尾，上、中魚尾間寫“遺書目錄”或“遺書卷x”，中、下魚尾間寫頁碼。此本“先生真贊”，署為“內翰王文秉作”，文曰：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伸屈，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巾幗之堂。布褐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冕，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

與明代其他刻本在文字上有所不同。如明正德十三年（1518）高傑刻本、明嘉靖四年（1525）蕭鳴鳳刻本、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怡愉刻本，都收有此贊文，署為“翰林王磐作”或“元翰林學士王磐撰”。王磐，字文炳，曾為翰林學士，遷太常少卿，以古直著稱。贊文中“伸屈”二字，上述三種明刻本皆作“屈伸”；“虛舟”皆作“虛月”；最後一句“符”字後還有“者也”二字。但“虛月”之“月”，恐應作“舟”，元蘇天爵編《元文類》卷十八收有王磐《魯齋先生畫像贊》<sup>3</sup>，此字即作“舟”。但其他兩處異文與上述三種明刻本相同。此本在卷一首頁首行下及他處都有“鐵琴銅劍樓”藏書印及各種瞿氏藏書印，應是鐵琴銅劍樓藏書。在卷一、二、四、六首頁右下也都有王季子至樂齋印。現傳明正德十三年高傑刻本、嘉靖九年（1530）許泰和刻本、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都收有倪顥為成化十年刻本所撰的序，而倪顥刻本除了國家圖書館此藏本外，筆者還未見到其他的本子存在，但此本中又無倪顥序，不清楚國家圖書館把此本定為“明成化十年倪顥刻本”的根據是什麼。

## （二）《小學大義》、《讀易私言》、《孟子標題》、《四箴說》、《中庸說》、《語錄》

許衡的門生耶律有尚所撰許衡《考歲略》中也提到了許衡的幾種著作：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眾手，非完書也。<sup>4</sup>這就說明在元代還有這幾種許衡著作流傳於世。《小學大義》今未見有單行本流傳，上述明成化十年倪顥刻本《魯齋遺書》卷三、正德十三年高傑刻本《魯齋全書》卷四、嘉靖四年蕭鳴鳳刻本《魯齋遺書》卷三、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魯齋遺書》卷三、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

正誼堂刊本《許魯齋先生集》卷三、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許文正公遺書》卷三都收有此書。《讀易私言》自元明清至今，一直流傳下來，既有單行本，又有收在許衡詩文合集的各種版本中的。元蘇天爵《元文類》卷四十四即收錄此書；《永樂大典》卷三五零七、三五零八、一五一四二多處都引錄了許魯齋《讀易私言》的內容；明王圻編《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七三易類對此書也有著錄；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經部易類也著錄許衡《讀易私言》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卷四經部易類四也著錄其《讀易私言》一卷，為兩江總督采進本。還有通志堂經解本、學海類編本、說郛本等。而上述許衡詩文合集的各種明、清刻本中都收有此書。《孟子標題》、《四箴說》、《中庸說》三書今未見傳本。《語錄》今未見有單行本，全都收在許衡的詩文合集中。但《永樂大典》卷九二二、三零零一、七七五六、一一六一六、一四五四五、一四七零七等多處都引錄了《許魯齋語錄》的內容，經筆者查對，其中有不少內容是現存許衡著作中沒有載錄的；明《文淵閣書目》卷四黃字號第二廚性理類著錄“魯齋語錄 一部一冊殘缺”；明錢溥《秘閣書目》性理類也著錄“魯齋語錄一”，說明明代許衡語錄還有單行本流行於世。

### （三）《魯齋集》、《中庸語義》

元歐陽玄元統三年（1335）撰許衡《神道碑》中云：“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義》、門人記載《語錄》行於世。”則元時又有《魯齋集》、《中庸語義》二書。《中庸語義》今未見流傳，明、清目錄也未見著錄。《永樂大典》卷九〇〇引錄《許魯齋集》中《絕句》、《謾得》、《偶得》、《偶成》詩四首；明徐圖《行人司重刻書目》著錄“許魯齋集二本”；清宋定國、謝星緝《國史經籍志補》集部也著錄“許衡（仲平）《魯齋集》”，稱“集六卷”。現存明嘉靖九年許泰和刻本《魯齋先生集》、嘉靖三十九年刻本《魯齋先生集》及清康熙四十七年正誼堂刊本《許魯齋先生集》，應都是以此元刊本《魯齋集》為祖本的。

### （四）《正學編》

元蘇天爵又有《正學編序》云：

儒者之學，祖述聖賢之所傳，考求經傳之所載，端本以正人心，立教以化天下。有若魯齋先生許文正公，其至於是歟。至正四年春天，爵忝官西台。三月，帥禦史，敦勸郡學。四月，謁魯齋祠，命山長祁文思輯錄先生褒封之制，奏對之書，及其哀誄之文，號《正學編》，刊佈以式士類。……<sup>5</sup>  
則許衡著作元代還有蘇天爵命祁文思所輯錄之《正學編》存在，但此書未見明清書目著錄，今也未見流傳。

### （五）《大學撮要》

據本文首頁所引大德九年楊學文序，在中齋蘇公刊刻《魯齋遺書》之前，就已經刊刻了《大學撮要》一書，則元代就有此書單行。但今未見有以《大學撮要》為書名的許衡著作流傳。明清書目中也未見著錄。

### （六）《大學要略》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七著錄許衡“《大學要略直說》一卷，存”。並引錄了元陳普、陳鈞的序及馮庚的跋。其中陳鈞序云：

……愚宦遊南北，頗得托交於公之徒，相與講公之學久矣。今也，始得見《大學要略》于昌江鎮守王

氏之家，伏而讀之，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略也，不傷于簡。……今刻此書以布於天下，使人人能正其心，則無負於學矣。<sup>6</sup>

陳鈞，字公秉，一字太和，樂清人。徙金壇，初授常州路晉陵縣丞，歷知梁州，遷湖南樞茶提舉。通諸經，尤長於《易》。<sup>7</sup>他在昌江鎮守王氏家見到《大學要略》，刊刻使其流布天下。馮庚跋云：

揭來常武路達嚕噶齊托爾齊視籀未幾，一日，謂予曰：‘舊藏魯齋《大學要略》善本，今繡之梓，以廣其傳。’……俾予跋之。<sup>8</sup>

這就說明《大學要略》一書元代不僅有陳鈞刊本，還有達嚕噶齊托爾齊刊本。《經義考》在馮庚跋後還輯錄了明正德十三年郝綰《大學要略序》及明成化八年洪寬《大學要略序》。今未見有陳普、陳鈞序、馮庚跋的《大學要略》流傳。

## (七)《許魯齋心法》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子部儒家類著錄此書一卷，書名下小注云：“不知何人所撰，元穎川馮士可得之以行，永嘉陳剛為序。”說明元代就有此書，一直流傳至明末清初。今未見此本。

## 二、許衡著作的明代傳刻本

### (一)成化七年（1471）劉昌刊《中州名賢文表》本《魯齋遺書》

明代出現了多種許衡著作的刊本，而此《中州名賢文表》中所收許衡的詩文集，當是其中較早的一種。劉昌字欽謨，明英宗天順至憲宗成化年間曾官河南提學副使，此書即其任官河南時為表章中州名賢而編的。書中彙輯元代許衡、姚燧、馬祖常、許有壬、王惲、李魯術、翀六人的著作共三十卷。其中許衡著作部分共六卷：卷一奏議、奏對；卷二雜著；卷三雜著、韻語、墓銘；卷四書牘；卷五詩章、詞調；卷六附錄。附錄包括《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制》、《左丞許衡贈官制》、《中書左丞許公制》及歐陽玄所撰《神道碑》。劉昌在序中稱此許衡《遺書》是從懷慶守呂恕處所得，在卷六附錄《神道碑》文後還有劉昌的跋語，記錄了他在懷慶府視學時所見情況，最後還介紹了他刊刻的《遺書》的情況，他說：

《遺書》六卷，大德十年安成尹蘇顯忠刻梓。當時已謂殘編斷簡，多所失遺。況昌所得者乃錄本，尤多缺誤，故重加訂定為五卷，復以制詞、神道碑為附錄一卷，其缺誤之無考者並用略去，蓋十之四云。<sup>9</sup>這就說明劉昌當時從懷慶守呂恕處得到的就是大德十年蘇顯忠刻本的傳本，但是是個抄本，缺誤較多，原書為六卷，劉昌重訂為五卷，把制詞、神道碑等編為附錄一卷，並把缺誤無考的都略去無錄，約有十分之四之多。故經過劉昌重新訂定的這個本子不能稱為完本，只能說是一個節本。但由於它刊刻時代較早，內容文字多有與其他許衡著作的傳本不同之處，可以用以與它本相校。《中州名賢文表》還有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宋榮授錢塘汪立名重刻本，今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所收及北大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年（1904）鴻文書局石印本都是從此本而來。

### (二)明成化八年（1472）新安洪寬刊《大學要略》

洪寬序云：

《大學要略》一書，元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是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逮我皇明，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勅提督學校，停驂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沉潛考訂，更互演繹，補

其缺略，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寬叨領郡，寄學校所當先也。於是謀于同寅桐江聞孟剛、京口陶茂各捐俸銀梓，以廣其傳。……<sup>10</sup>

此時洪寬官知鄭州事。從序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此書是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命提督學校，搜討儒書，得到故本，經過考訂，補其缺略，發其微義，把它作為一個教科書，每到一處，令學校講誦，並親加訓迪。洪寬與同僚聞孟剛、陶茂共同捐資把它刊刻，使其廣泛流傳。此書有成化十六年（1480）吉府重刊本，收在國家圖書館藏朱熹《四書集注》本中，置於《四書集注》之前。此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六字，左右單邊，上下雙邊，有界欄，黑口，雙魚尾，魚尾方向皆朝下。版心寫“大學要略”，下魚尾下寫頁碼。行間有校語及標明字的讀音、聲調，用直音注音。正文內容下時有注文，多引用朱子語。在正文“魯齋許先生直說大學要略”標題下，有注文云：“永嘉陳氏鈞曰：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略也，不傷于簡。”在卷末有一段注語云：“……是書說道理極明暢，爾諸生升堂旅揖既，諸生中命一人中立，敬讀一段或半段，餘皆拱手立以聽，日日如是，使滿耳滿目滿腔子盡是此道理，未仕則善其身，仕則推之以左右我聖天子。”則洪寬此書應從陳鈞之書而來。最後一段注文就是對諸生的訓話，與序中所述正相吻合。

### （三）成化十年（1474）倪顥刻本《魯齋遺書》

現存成化甲午夏四月吉日懷慶府知府倪顥序云：

元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覃懷人也。其道德文章，前賢贊之至矣。先生有《遺書》六卷梓傳於世，其板在陝西學宮，邇來不復印行，想多脫落。成化辛卯，顥承乏來守是郡，即拜謁于先生祠下，既而訪求《遺書》，先生六世孫邑庠生綸出示是書寫本，而字多訛舛，又訪于致仕西安府同知河內王君濟安，購得其刻本，適鳳翔府學致仕教授修武韓君俊在家，遂托其校正，俾寫、刻二本參互考訂於其間，書頗可觀。又幸遇巡撫都堂楊公、提學憲副陳公作興中州文教，顥遂謀諸同寅，命工鋟梓，以廣其傳焉。<sup>11</sup>

倪顥，浙江海鹽人，明英宗天順元年（1457）進士。<sup>12</sup>憲宗成化七年（1471）知懷慶府。序文中詳細敘述了他刊刻《魯齋遺書》的經過。文中提到他所刊刻的《魯齋遺書》，是以魯齋六世孫許綸所藏元大德十年刊本的一個寫本，與從河內知縣王濟安處購得的刻本二者相互校勘後刻成的。此本除前述國家圖書館藏本外，還未見有其他圖書館收藏。

### （四）正德十三年（1518）高傑刻本《魯齋全書》

此書共分七卷，卷一魯齋小像贊、許氏宗派總圖、許氏族譜；卷二行實、元史本傳、通鑑、中統書、至元書、牧庵姚氏語、耶律氏語、邵庵虞氏語、陳氏剛語、歲略記、國學事蹟、蜀郡虞公文集、牧庵文集、眉山劉公文集、鹿庵贊像云、薛文清公語、楊維禎正統辨、永嘉陳鈞語、胡居仁語；卷三遺書性理、奏議；卷四遺書，包括直說大學要略、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撰著說、論陰陽消長、小學大義、對小大學問、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答或問不遷怒；卷五雜著、書簡；卷六詩章；卷七附錄，包括魯齋墓田圖、魯齋祠三處圖、元御制勅辭、墓碑、新鄭祠堂記、河內祠堂記、復許文正公祀田記、許氏族譜序、魯齋遺書序、大學要略序及古今題詠。每卷首前三行右下依次署“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綰玉卿編集、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懷慶何瑋粹夫校正、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卷首有正德十三年八月何瑋敘，敘云：

魯齋許文正公，元大儒也。其道德功業，天下固已景仰而佩服之矣。獨其遺書散落，久未萃其全。正德丙子，欽差巡撫河南地方右副都御史西蜀梧山李公檄下有司，令表章先賢。戊寅，欽差總制軍務太子少保關中幸庵彭公致休過河南而慕之，因以蒐集《魯齋全書》相託。巡撫公乃以命河內縣尹平涼高侯傑，始屬魯齋七世孫婿四川按察司副使郝先生玉卿，未竟而玉卿卒，乃屬縣儒學教諭宰廷俊。既成書，乃屬

塘校正，謹為序其顛末，以見《魯齋全書》之集，出於二公之意云爾。至魯齋之格言至論，所以啟迪來哲，垂訓後世者，則讀者當自得之，不待贊也。

敘中講到此《魯齋全書》的編刻，是由於幸庵彭公（名澤）託于梧山李公，李公以此事命河內縣尹高傑，高傑又先後使郝綰、宰廷俊編集成書，又使何塘加以校正。在此書的卷七附錄末，宰廷俊收錄了幸庵彭澤正德十二年寫給李公的一封信啟，其中講述了幸庵彭澤向李公託付此事的經過，我們也可以藉以瞭解當時編刻《魯齋全書》的更多情況。書啟中云：

……生以為魯齋從祀先師孔子廟庭，覃懷祠墓，人知尊重。獨所著述，未成全書，而懷慶城中亦缺坊牌。生以為，此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老先生所著《魯齋大學》並《性理大全》所取《語錄》及《家譜》並《魯齋遺書》並集奉上，台下再付提學憲使編次校正為《魯齋全書》，亦盛舉也。……

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到，此《魯齋全書》是由《魯齋大學》、《語錄》、《家譜》、《魯齋遺書》等合併而成的，其中《語錄》部分是從明初所編成的《性理大全》中輯出的。此正德十三年刻本國家圖書館有藏，日本寬文九年（1669，相當於清康熙八年）刻本即是翻刻此本而來。

### （五）正德十三年郝綰刊《大學要略》

郝綰《大學要略序》云：

吾鄉許文正公魯齋先生，身任斯道，接濂洛關閩之傳。其嘉言善行《遺書》所收者甚少。綰謝事鄉居，宮保幸庵彭公過臨，命與其曾孫泰和博求載集，萃為《全書》以傳，未能也。是編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近精實，人所易曉。天臺克庵陳公督學吾中州，嘗表章之，以訓吾多士，綰幸私淑而與有聞者，故先刊諸梓，與吾同志者共之。……<sup>13</sup>

如上所述，郝綰乃河內（今河南焦作）人，為許衡的七世孫婿，參與了《魯齋全書》的編集工作，但未編完就去世了。此序作於正德十三年三月，而上述何塘《魯齋全書序》作於八月，則郝綰之卒，就在正德十三年三月至八月間。郝綰在序中講到在他還沒有編完《魯齋全書》時，先將《大學要略》刊行，而其所用本子，可能就是前述由河南憲臣陳先生（即陳士賢）整理過的本子。《大學要略》一書，明代經過洪寬、郝綰刊行，多有以單行本流傳的，目錄書中也有記載。如明《內閣藏書目錄》卷五理學部著錄：“魯齋大學要略一冊，全”。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二經類著錄：“大學要略一卷，許衡”。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經部三禮類著錄：“許衡大學要略一卷”。但現未見有單行本，大都收在如明正德十三年高傑刻本《魯齋全書》、嘉靖四年蕭鳴鳳刻本《魯齋遺書》、嘉靖九年許泰和刻本《魯齋先生集》、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魯齋遺書》、清康熙四十七年正誼堂刊本《許魯齋先生集》、乾隆五十五年刻本《許文正公遺書》中，隨之一起流傳。另外，在明《內閣藏書目》卷二經部還著錄有“許魯齋大學要旨一冊，全。元許衡著”，則可能是此書的另一種傳本，今未見。

### （六）嘉靖元年（1522）韓士奇刊本《魯齋心法》

如前所述，《許魯齋心法》一書，元代已單獨流傳，至明初編《永樂大典》時，還引錄了此書。如《永樂大典》卷三〇〇一、七七五六、八一六五、一三一九四等處就引錄了其書中的內容。另卷三〇一〇在引錄時標書名為《許魯齋先生心法》，多出“先生”二字。明《文淵閣書目》卷四黃字號第二廚性理類兩次著錄“許魯齋心法一部一冊，完全”；《內閣藏書目錄》卷五理學部也著錄“許魯齋心法一冊，全。又一冊，全”；《秘閣書目》性理類也著錄“許魯齋心法一”，可見此書在明代的廣泛流傳。但此書今未見，現所見到的都是由嘉靖元年（1522）韓士奇刊本《魯齋心法》而來的。嘉靖元年刊本韓士奇序云：

魯齋許文正公，得文獻之傳，協先正之評久矣。予正德歲庚辰奉命守懷，懷，許公產也。過其間，仰其人不可作，叩其遺書，因得先巡撫李公檄縣所刻《全書》，其行實文章備之矣。既而得其寫本《心法錄》，

細閱之，的然見我魯齋行實文章所以重於世者，悉自斯《錄》中流出，則斯《錄》視《全書》之補於世何如？酷愛之，惜弗傳，因廣以梓。……<sup>14</sup>

正德庚辰即正德十五年（1520），韓士奇奉命知懷慶府，他首先得到了前述正德十三年高傑刊本《魯齋全書》，後來又得到了寫本《心法錄》並將其刊刻。今所見傳本都由韓士奇本而來。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魯齋心法》即是，只是把它分為上下兩卷。日本也曾重刻韓士奇本，北大圖書館有藏。另《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五子部儒家類存目一也著錄了《魯齋心法》一卷，也是韓士奇本，提要對此書加以考證，認為“此書即《全書》中語錄之下卷，而摘其語錄上卷之三十二條，亂其次第，竄入其中。非《全書》之外別有此書也。士奇所云失考甚矣。”拿此書與《魯齋全書》中語錄部分相對照，確實有個別地方有重複之處，但提要中所稱的《全書》，似乎不是韓士奇所見的正德十三年高傑刻本《魯齋全書》。因為高傑刻本在卷三收了語錄，但並未有“語錄”的名稱，而是稱為“遺書性理”，也並未分為兩卷，而是與“奏議”部分合為一卷。而根據前引幸庵彭公書啟，這部分是從明初所編的《性理大全書》中輯出的，筆者把它與今收于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性理大全書》加以比對，內容也基本相合。而韓士奇所用的寫本《心法錄》，應是當時流傳於世的一種單行本。現存明嘉靖四年蕭鳴鳳刻本《魯齋遺書》、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魯齋遺書》都如提要所云，語錄部分分為上下兩卷，下卷正與此韓士奇本相同，恐怕提要中所講的《全書》，是這兩種《遺書》中的一種，而非高傑本《全書》，但這兩種《遺書》都是晚于韓士奇本的年代刊行的，故並非韓士奇失考，而是撰寫提要的四庫館臣失考了。筆者把《永樂大典》中所引錄《許魯齋心法》、《許魯齋先生心法》的內容與現存清抄本及日本重刊韓士奇本《魯齋心法》相比對，內容完全相同，只有個別文字有異文；而日本重刊韓士奇本在正文卷首首行就題為“許魯齋先生心法”，故韓士奇所依據之寫本《心法錄》與《永樂大典》等書所著錄的《許魯齋心法》、《許魯齋先生心法》或許同出一源。另外，《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在“《魯齋遺書》八卷、附錄二卷下的注文中，有“許氏有抄本六卷，附心法三卷”語，今未見有三卷本的《心法》。

### （七）嘉靖四年蕭鳴鳳刻本《魯齋遺書》

此書共十卷。卷一語錄，有注語云：“右此卷，本國朝《性理大全書》中前後所載采輯而成，舊本仍用太極、天文之類為目，今刪之，而悉留本文。刪魯齋許氏曰五字。又此皆門人所記，如二程語錄之例。”由此可見，這一卷語錄，採用了高傑本《魯齋全書》卷三的“遺書性理”部分，只是刪去了原書中“太極”、“天文”等標目及“魯齋許氏曰”五字。卷二語錄，注語云：“右此卷，舊自為一書，名《魯齋心法》，懷慶韓士奇嘗梓行。今詳。心法之名於義未協，然皆門人記錄先生語也。並刪首章先生曰三字。”可見，此卷語錄正與韓士奇本《心法》同，只是刪去了首章“先生曰”三字。卷三小學大義、直說大學要略、大學直解。卷四上，中庸直解。卷四下，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撰著說、陰陽消長。卷五，時務五事疏。卷六上，雜著。卷六下，書狀。卷七編年歌括、稽古千文、設器歌。卷八詩。卷九附錄。卷十附錄。此書卷首有嘉靖四年十一月蕭鳴鳳所作《重刻魯齋遺書序》，講述了他重刻《魯齋遺書》的經過：

……正德間，宮保幸庵彭公嘗寓書于巡撫河南今司馬梧山李公，求先生之遺書，刻置單懷。嘉靖甲申，巡撫大中丞臺齋王公繼臨河南，彭公書至，且謂前刻尚多訛闕，於是公命鳴鳳重校焉，遂再刻於汴序。……在此序文後，蕭鳴鳳又補充說道：

鳴鳳方校是書，適子友應內翰元忠奉使過汴，因得就正焉。元忠謂舊本次第似有未當，乃重編如左。續得《心法》並《大學》、《中庸直解》，俱以次增入。舊本訛舛甚多，當正無疑者，今即改正；有可疑者，不敢輕改，恐相去益遠也。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逸，未敢謂之全也，故更名《遺書》

云。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到，此本所用底本就是高傑刻本《魯齋全書》，經過應元忠重編，增入了《魯齋心法》（即卷二語錄部分）、及《大學直解》、《中庸直解》，並對訛舛之處進行了校正，把書名改為《魯齋遺書》。在“魯齋遺書目錄”頁第二至四行依次寫有“後學河內何塘校正、後學仙居應良重編、後學山陰蕭鳴鳳重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集部別集類十九著錄此書，《提要》並錄有蕭鳴鳳序後題識及每卷目錄，與此書相同。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所收錄的並非蕭鳴鳳刻本，而是十四卷本，其中所收篇章內容及次序也多與蕭鳴鳳本相異，經筆者與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魯齋遺書》比對，從分卷到內容、文章次序都完全相同，故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所收乃怡愉刻本，而非蕭鳴鳳刻本。

#### (八) 嘉靖九年許泰和刻本《魯齋先生集》

此本分六卷，卷一遺書（即相當於高傑刻本“遺書性理”部分，但去掉了高傑本“太極”、“天文”等類目及“魯齋許氏曰”五字）。卷二奏議，包括時務五事（正文中只有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為君難六事、農桑學校四事）、對禦。卷三說書，包括直說大學要略、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撰著說、論陰陽消長、對小大學問、答丞相問論大學、論生來所稟、答或問不遷怒。卷四雜著、書簡。卷五詩、樂府、編年歌括。卷六附錄。卷首有嘉靖九年武功康海序，稱“嘉靖戊子（七年），魯齋先生裔孫泰和來知武功，出先生集示”，“舊集猥煩錯亂，略無統紀，因取而正之如左。其本傳碑誌與名賢論述，悉附其後，泰和命工刻成”。則此書是根據許泰和所持舊集，經康海編次而成的。此本國家圖書館有藏，但筆者懷疑它可能不是嘉靖九年許泰和原本，因為在卷六附錄部分最後，它收錄了嘉靖二十五年明宗室鄭王所作的《稽古千文序》（目錄中沒有標出，但正文中有），如果是嘉靖九年原本，應該是不可能的。

#### (九) 嘉靖二十五年鄭王朱厚烷刻《稽古千文》

《稽古千文》，今未見有單行本，都收入許衡各種版本的詩文合集中隨之流傳，但今存嘉靖二十五年鄭王朱厚烷《稽古千文敘》一篇，序中講到他曾經單刻《稽古千文》之事：

……吾鄉元魏國文正公許魯齋先生，以天稟之純資，遭喪亂之不造，海宇鼎沸，仁義息然。以詩書禮樂齊上下、變夷俗者，獨公耳。復取人君統系為一書，曰三皇，曰五帝，曰三代，曰漢，曰唐，曰宋，曰本朝，上接洪荒，下系政治，曰《稽古千文》，以訓士子。精粗咸備，統紀不紊，數千年廢興，一占可悉矣。……愚居闕裏，仰貽編亦幸而遭者，故不度卑陋，錄付梓傳。……<sup>15</sup>

鄭王所刻此本今未見。

#### (十) 嘉靖三十九年許世道刻本《魯齋先生集》

此書共六卷，與嘉靖九年許泰和刻本行款格式完全相同，內容也基本相同，只是在目錄後比許泰和本多出魯齋先生小像及康海贊、魯齋墓、魯齋祠三部分內容。卷首在嘉靖九年康海序前有衡潘新樂王載爾嘉靖三十九年序，稱“魯齋先生集六卷，世孫泰和嘗令武功，刻之。今世孫世道來令安丘，過郡廓，以序為請”。故此本是以許泰和本為基礎，增添了少部分內容而成的。

#### (十一) 萬曆四年（1576）鄭王朱厚烷重刻《魯齋心法》



今存萬曆四年鄭王朱厚烷《重刻心法序》云：

……此書舊在許氏子孫家藏，然善本為前太守韓公士奇序其事，刻於府。任滿攜板歸去，懷慶不復有畜者五十餘年。萬曆丙子，有客自山西來，持此書，文正公八世孫庠生世魁購得，欲實藏之，恐秘公器，又非孝子慈孫所忍也，謀刻之。予仰魯齋造道之極，又著此以開發後人，深有所感，特為校正重刻。……<sup>16</sup>從文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此本乃韓士奇刻本的傳本，由許衡八世孫許世魁從一個山西來的人的手中購得，經明宗室鄭王校正後重刻。但此本今未見。

## (十二) 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魯齋遺書》

此書共分為十四卷。卷一語錄上；卷二語錄下；卷三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小大學或問、論明明德；卷四大學直解；卷五中庸直解；卷六讀易私言、陰陽消長、揲著說；卷七時務五事、對御；卷八雜著；卷九書狀；卷十編年歌括、稽古千文、設器歌；卷十一詩、樂府；卷十二附錄前，包括像贊、塋祠、族譜、譜傳；卷十三附錄後，包括元勅辭、神道碑、行實、元史本傳、通鑒、中統書、至元書、考歲略、國學事蹟；卷十四儒先議論、古今題詠。卷首有萬曆二十四年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河北道左參議張泰徵《重刻許魯齋先生文集序》、萬曆二十四年懷慶府知府江學詩《重刻許魯齋先生文集序》、萬曆二十四年懷慶府推官怡愉《重刻許魯齋先生文集序》、萬曆二十四年懷慶府同知鄭道興《跋許魯齋先生遺書後》文。張泰徵序云：

……郡司理怡君購求遺集若干卷，謀諸郡守江君，付之剞劂，用以永為後學程式。……

江學詩序云：

……先生所著《語錄》，寓內人士業已家寶笈而戶錦筍矣。第簡編舊分為三，或此有而彼無，或此無而彼有，參差魚豕，不便觀覽。司理慕溪怡君，攝郡之暇，迺正其訛謬，彙並為一。某不佞，承乏是邦，樂觀其事之盛也。……

怡愉序云：

……先生以理學鳴於冠履倒置之日，而周程張朱之學賴以續明，顧瞻遺像，欽式予衷間。索其遺稿而讀之，則溷漫分裂，有自故府者，有自分垣者，有自郡治者，重復疊出，訛漏不倫，家訓語錄，顛抄失序，讀者病之。乃力覈校讎，芟其更疊，補其紕漏，始於壬辰，迄於乙未。蓋盡三寒暑乃竣事，稱成書，設費梓之。……

根據他們的序文我們可以瞭解到，此書是怡愉利用成化十年倪顯刻本《魯齋遺書》、正德十三年高傑刻本《魯齋全書》、嘉靖四年蕭鳴鳳刻本《魯齋遺書》等許衡著作的不同版本，對許衡遺稿進行校讎，去其重複，正其訛謬，補其紕漏，經過三年時間才編輯而成的。經過比對，它與嘉靖四年蕭鳴鳳刻本的主要部分是相同的，大致順序也相同，只是分卷不同，每卷內篇目的先後順序有的也不相同，如小大學或問、論明明德兩篇，此本在卷三大學要略後，而蕭鳴鳳本則放在卷六雜著之首；此本卷六是讀易私言、陰陽消長、揲著說，而蕭鳴鳳本在卷四下，後二者的順序正好相反；卷一的語錄部分內容及編排次序與蕭本也不太相同；卷十四先儒議論、古今題詠部分比蕭本補充了不少內容。此本國家圖書館有藏，但卷十四缺倒數第二頁，也就是本卷的第二十六頁。另外，此本鄭道興跋在卷首怡愉序後，但跋文頁版心標頁碼為“後一”、“後二”、“後三”，說明跋文原先應在書後。

## (十三) 《許文正公大全集》、《孝經直說》、《孝經注》、《大學魯齋詩解》、《大學要略遺書》

在明清目錄書中，還記載了以上諸書。《文淵閣書目》卷九日字號第一廚文集類有“許文正公集一部三冊，全。塾本二冊”；《內閣藏書目錄》卷三集部有“許文正公大全集二冊，

全。元許衡著，凡三十卷”的著錄；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集類也著錄“許衡文正集，三十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集部別集類也著錄“文正公大全集三十卷”，可見當時還有三十卷本的許衡著作流傳。

《文淵閣書目》卷三玄字號第一廚諸經總類有“許魯齋孝經直說一部一冊，闕”；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二經類孝經傳注小類著錄“許衡孝經直說一卷”；《千頃堂書目》經部孝經類也有“許衡孝經直說一卷”。明王圻《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百七十五孝經類有“孝經注，許衡著”；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卷上經類有“孝經注一卷，許衡”。

《千頃堂書目》經部三禮類還著錄“許衡大學魯齋詩解一卷”小注云：“每大學一義，賦七言絕句解之”。

《內閣藏書目錄》卷五理學部著錄“許魯齋大學要略遺書”，題注謂“元許衡易經講義附以奏議”。

以上諸書今皆未見。

### 三、許衡著作的清代傳刻本

#### (一) 康熙四十七年（1708）正誼堂刊本《許魯齋先生集》

共有六卷，卷一遺書；卷二奏議，包括上時務書二首、為君難六事、雜疏四首（第四首末有雙行小注云：右四疏皆非全文，從刪稿錄出附此。）對御；卷三說書，包括直說大學要略、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撰著說、論陰陽消長、小學大義、對小大學問、答丞相問論大學明德、論生來所稟、答或問不遷怒；卷四雜著、書簡；卷五附錄，包括贈諡文正公制、神道碑；卷六元史本傳、國學事蹟、古今儒先議論。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張伯行序，晉江陳正朔序，陳序云：“儀封張大中丞以元老巨儒來撫吾閩，設講舍，延文士輯先儒遺書，次及《許魯齋先生集》，正朔奉以卒業。”此書每卷首行都有“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受業諸子仝校”字樣。正文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上單魚尾，魚尾下寫“卷之x”，再下寫本卷頁碼，最下有“正誼堂”三字。此本應從明許泰和刻本而來，但只錄文而無詩及樂府，前四卷分卷、順序、內容基本與許泰和本同，只是少了一些文章，如卷四書簡部分所收內容無許泰和本多。因無收詩及樂府，此本把許泰和本第六卷附錄部分分為兩卷，而且無錄許泰和本“古今題詠”以下的內容。故此書像是許泰和本的節本。此本北大圖書館有藏，韓國奎章閣也有收藏。

#### (二) 雍正年間修補本《魯齋遺書》

此本為十四卷，是在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的基礎上修補而成的。其行款格式、字體、編排順序等與怡愉刻本完全相同，內容也基本相同，只比怡愉本多出以下內容（見卷十四）：①蠲免儒籍差徭碑記。②康熙四十七年張伯行撰《許魯齋先生集序》。③晉江陳正朔序。④新鄭碑文。⑤蕭鳴鳳《重刻魯齋遺書序》⑥雍正二年河南府知府張漢撰《謁許文正公祠》。這六部分內容是補刻的，字體與其他部分明顯不同。怡愉本殘缺之處此本也加以補刻。另外，怡愉刻本中諸如“冠履變置”、“冠履易置”、“遭際胡元”之“際胡”、“羯羶”等許多字，此本都作空白，可能是被挖掉了。有些字模糊不清。鄭道興跋也在卷首。此本北大圖書館有藏。而北大圖書館還藏有另一本《魯齋遺書》，六冊十四卷，著錄為明萬曆二十四年刊本，行款格式、字體、編排順序等與怡愉刻本完全相同，但實際上也是雍正修補本，因為以上①—⑥部分的內容此本也都有，空白、缺字處多同上述北大藏本，唯一不同的就是鄭道興跋在書後卷末。此雍正修補本還有很多圖書館都有收藏，如南京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等。

### (三)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魯齋遺書》

此本共分十四卷，由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而來，並非如《四庫總目》所云由蕭鳴鳳刻本而來，詳見前面“嘉靖四年蕭鳴鳳刻本《魯齋遺書》條所述。

### (四) 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許文正公遺書》

共十四卷，卷首一卷，正文十二卷，卷末一卷。卷首包括像贊、元朝詔誥、續考歲略；卷一語錄上；卷二語錄下；卷三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大學詩解（文闕）、孝經直解（文闕）、論小大學；卷四大學直解；卷五中庸直解、中庸說（文闕）、孟子標題（文闕）、四箴說（文闕）；卷六讀易私言、陰陽消長論、揲著說；卷七奏疏；卷八雜著；卷九書狀；卷十稽古千文、編年歌括；卷十一古風、絕句、律詩、樂府；卷十二授時歷經；卷末又分為卷末前、卷末後，卷末前包括古槐重榮、國學事蹟、神道碑、元史本傳、瑩堂圖、祠堂圖；卷末後包括名儒論贊、祭文、詩詞、記、序，附附錄後文三篇。此書卷首前有乾隆五十三年知懷慶府布顏序，稱“甲辰之歲，恭膺寵命，來守覃懷”，“公之裔孫天禕等復進請校勘公書”，“然而公之遺書，行於民間者，訛誤特甚，讀者難之。因為合勘諸本，咸為是正。更為博稽記載，集成專書”。說明此書是在家藏本基礎上，采輯諸本，勘正訛誤，編而成書。正如布顏所言，此書可以說是集歷代許衡著作傳本之大成，是收錄許衡著作最全的一種版本。在卷首前，除了布顏的序外，還收錄了歷代傳刻本中的序，把雖然當時不存但歷代曾經被人記載是許衡著作的書名也編入目錄中，注以“闕文”，使人能夠全面瞭解許衡的著作，正文中也收入了他本所未載的《授時歷經》。卷首的許文正公燕居像，與他本的畫像有所不同，面部瘦削。考歲略續，比他本考歲略更完整，並加了注語。卷末部分，內容也比他本更加豐富，如收入明宗室鄭王朱厚烷《重刻心法序》、元陳普、陳鈞、馮庚《大學要略直說》序跋，都是他本所未見，對瞭解許衡著作的刊刻流傳，很有幫助。卷一語錄部分，與他本的內容也有很多不同。故此本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當然，此書中也還有一些與許衡相關的資料並未收入，如明代鄭王所作《稽古千文序》就無錄。此書還有光緒六年（1880）六安塗氏求我齋刊本（見《洪氏唐石經館叢書》）、光緒十三年刊本（見《西京清麓叢書》），現流傳的一九八五年四月家鄉影印本《許文正公遺書》亦據此本。

### (五) 同治五年（1866）正誼書局重刊本《許魯齋先生集》

此本收入《正誼堂全書》，與上述康熙四十七年刊本《許魯齋先生集》行款格式、內容完全相同，在每卷末，有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重刊的版記，版記下有“侯官楊浚雪滄總校、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閩縣孟宗湜夢石分校、侯官陳升三修梅分校”四行。則此本是把康熙四十七年刊本經過重新校勘刊刻而成的。《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即是此本。

## 二、 許衡與他人合著的著作

### (一) 《朝儀》

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許衡與徐世隆等人奉命制定朝會燕饗之禮儀。許衡、劉秉忠、徐世隆等十餘人“稽諸古典，參以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百日而畢。”<sup>17</sup>《元史》卷

一百五十八《許衡傳》云：“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sup>18</sup>《朝儀》今見於《元史》卷六十七《禮樂志一》。

## （二）《官制》

許衡還與劉秉忠、張文謙等人一起，制定了元朝的官制。《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一》云：“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製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sup>19</sup>卷一百五十八《許衡傳》亦云：“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並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者，凡省部、院台、郡縣與夫後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sup>20</sup>清金門詔所撰《補三史藝文志》元史部分《史部·職官類》記載了許衡、劉秉忠、張文謙同撰《官制》。

## （三）《授時曆》

許衡通曆法，明曆理，與王恂、郭守敬等人共同制訂了《授時曆》。《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許衡傳》載：“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葉。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余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sup>21</sup>又此書卷一百六十四《王恂傳》也記載了他與王恂、郭守敬等人共同制訂《授時曆》的事情。其傳云：“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寔疏，欲厘正之。知恂精於算術，遂以命之。恂薦許衡能明曆之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恂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為精密。……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以其年冬，頒行天下。”<sup>22</sup>另此書卷一百五十七《張文謙傳》、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傳》也都講到此事。清金門詔所撰《補三史藝文志》元史部分《子部·天文類》著錄了許衡、郭守敬撰《授時曆》。今存明洪武三年（1370）宋濂所作《授時曆經序》，也講述了許衡等所撰《授時曆》的經過，見乾隆五十五年刻本《許文正公遺書》卷末附。《授時曆經》今見於宋濂等修《元史》卷五十四、五十五《曆志》及《許文正公遺書》卷十二。

## 三、 誤傳為許衡所著的著作

因為同名、同姓或其他緣故，一些書目中有時把他人的著作，當作許衡的著作，我們遇到時，應當加以辨別。筆者見到的主要有三種：

### （一）《許氏詩譜抄》一卷

此書乃元代許謙的著作，《拜經樓叢書》中收有。《中國叢書綜錄》誤著錄為許衡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出版的《歷代中州名人存書版本錄》中也標為許衡撰（見此書 274 頁 5006 號），可能是沿襲了《中國叢書綜錄》之誤。

### （二）許庸齋《學言》

明錢溥《秘閣書目》性理類著錄“許魯齋學言一”，清傅維麟《明書經籍志》性理類也著錄“許魯齋學言，一冊，缺”，皆把“庸齋”誤為“魯齋”。但明《文淵閣書目》卷一黃字號第二廚則有“許庸齋學言一部一冊”的著錄。按，明胡廣等撰《性理大全書》卷二十六、五十九、六十、六十三都曾引用“庸齋許氏曰”，並在卷首《先儒姓氏》中又載錄許庸齋名仲翔；<sup>23</sup>清葛萬里撰《別號錄》卷一“庸”字下也錄了“許仲翔”，並注明是元人。<sup>24</sup>可見許庸齋，名仲翔，應是元朝的一個精通理學之人，其他生平事蹟因文獻闕如則無法考知。

### (三)《魯齋研幾圖》

明晁瑛《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四書類同時著錄了《魯齋大學要略》、《魯齋研幾圖》、《魯齋遺書》等著作，並無標出作者名，這就很容易讓人誤認為是同一作者。其實《魯齋研幾圖》中的“魯齋”，乃指宋代的王柏，亦號魯齋，而非許衡。《菴竹堂書目》卷一性理著錄此書明確標為“王魯齋研幾圖一冊”。在高傑本《魯齋全書》的卷七附錄末所載幸庵彭澤正德十二年寫給李公的書啟中，對當時有人把《魯齋研幾圖》中的“魯齋”誤認為是許衡一事也有論述。他說：“或曰有《魯齋研幾圖》，是書往年曾見，今亦忘之，恐金華魯齋王氏所著，非老先生書也。請尊裁之。”《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五子部儒家類存目著錄此書，並作了考證，疑其為偽書。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可以瞭解到，許衡一生著述頗豐，歷代所流傳的許衡著作名目繁多，既有合集本，又有部分內容的單行本。而每種著作又各有自己的編排特點和源流，所錄內容也不盡相同，魚豕參差，互有出入。只有瞭解這些著作的特點及相互間的淵源關係，才能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整理許衡著作打下良好的基礎，這也是我們全面、深入地研究許衡思想的基石。

注釋：

<sup>1</sup> 見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年倪顛刻本卷首。

<sup>2</sup> 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滋溪文稿》卷二十八。

<sup>3</sup> 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4</sup> 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刊本《魯齋遺書》卷十三。

<sup>5</sup> 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滋溪文稿》卷六。

<sup>6</sup>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7</sup> 事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三、《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之《御選元詩姓名爵裏一》。

<sup>8</sup> 同注6。

<sup>9</sup> 見清光緒三十年（1904）鴻文書局石印本《中州名賢文表》。

<sup>10</sup> 見明成化十六年（1480）吉府重刊本卷首。

<sup>11</sup> 見明正德十三年（1518）高傑刻本《魯齋全書》卷七附錄。

<sup>12</sup>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sup>13</sup> 同注9。

<sup>14</sup> 見日本重刻明嘉靖元年韓士奇本。

<sup>15</sup> 見北大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刻本《魯齋遺書》卷十四。

<sup>16</sup> 見乾隆五十五年刻本《許文正公遺書》卷末附。

<sup>17</sup> 明宋濂等修《元史》卷六十七《禮樂志一·制朝儀始末》，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665頁。

<sup>18</sup> 同上書，第3726頁。

<sup>19</sup> 同上書，第2119頁。

- 
- <sup>20</sup> 同上書，第 3726 頁。  
<sup>21</sup> 同上書，第 3728—3729 頁。  
<sup>22</sup> 同上書，第 3845 頁。  
<sup>23</sup>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24</sup> 同前注。

本文已發表於《国学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6 月出版。